尚書考

厚岡集經考二

尙書篇第　編目見本卷

尙書考編目

潤川黃河淸編次

凡一書自有義例而編次因之

尊甫先生等身著述而未及手編叢雜中輯錄固難而義例具在不可以不慎也先生此書承朱子臨漳所刊別出尙書序吳文正公纂言別出僞古文之緒而分定爲尙書伏氏篇第魏晉人古文書篇第且於虞夏商書篇次則仍伏氏至周則復更正伏氏之誤列目爲牧誓洪範康誥酒誥王曰封闕篇金縢君奭大誥多方召誥梓材闕篇後大誥序即康誥篇首多士洛誥無逸立政顧命自

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不惟今文不可混於古文即新定篇次亦不可混於伏氏舊篇也至於竹書紀年雖所憑以考年歷証斷古文之僞陋而今文之爲漢唐註疏家附會矯誣者亦藉以是正然年歷爲考卷帙亦繁當另編成部以所論紀年數篇附之鄙見如此未知於先生義例有合否因別爲尚書考目如左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尚書考卷一

萬載李榮陛奠基甫

竹園郭如泰
繪圃袁振藻校鐫
甘泉郭樹芝

今文篇第考

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虞書四商書五既以代爲次其篇目先後宜其秩如考之殊不盡然朱子語類云書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下畧考得些小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云諸序之文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與經不合皆可疑予於四十八字錯簡已有專考矣按竹書紀年武王十三年薦殷大廟大封諸侯是其時康誥已作矣十五年初狩方岳誥於沬邑即書之酒誥也成

王三年秋大雷電王逆周公於郊遂伐殷作金縢大誥四年王師入奄五年五月王至自奄與多方文相應是年遷殷民於洛邑七年三月召公如洛度邑甲子周公誥多士於成周城東都後大誥召誥多士三篇相屬旬月間事耳其年十二月伏乃冊洛誥此皆時與事的然相應者而伏生書先金縢大誥而後康誥酒誥先召誥而後多方先洛誥而後多士皆失其次後大誥乃周公命康殷城東都所作誥亡而序存伐殷之大誥則誥存序亡篇名適同伏生因係前誥之尾而爲伏學者更跳篇引冠康誥之首儼然周公以王臨孟侯漢魏後儒併爲一解攝位稱王其誣遂堅於是王莽假於前曹馬劉蕭踵於後曰康誥固然也誣聖而長亂若此篇第之誤豈小失而已不知伏生初發壁藏時已顛[illegible]而失檢耶抑爲

伏學者輾轉謬其傳也朱子又云吳才老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臣下不稱朕予按梓材摘泛字名篇與他篇名提要者不同篇內自戕敗人宥以上類酒誥而下文不屬自王啟監以下類召誥而上文不屬謂爲兩闕實篇無可疑且篇名並逸無所可附伏生聊指之此以待博者今當日承學有如蔡氏吳氏朱子其人論正於始則鄙儒依附之謬無由生其爲明經之功豈不偉哉

古文不如今文完善考

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按中古文即孔氏

之所獻二誥相連而脫簡至三仳二十六篇未聞有脫者可驗壁書二誥比三家幸完他篇比三家今文尤缺故無可校也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是古文逸篇賴今文而明之驗然十餘篇中殘脫仍多如湯誥泰誓稍刊屬讀者史記本紀全別之舜典弃稷等卽一字弗用不知子長從問時安國讀尙未完抑雖幸完篇卒不能改其殘缺耶至於今文篇次有誤古文一循其序與目無所更正雖續得之太誓亦加疑焉蓋古文朽廢不得不以今文爲主以此知孔壁所藏不及伏書之完好多矣

古文眞書僞書經卷考

眞古文分伏生三十目爲三十四篇分逸書十六目爲二十四篇

其逸書內武成一篇鄭氏註書序云建武之際亡孔疏於偽武成大告武成下引之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而班固藝文志古文四十六卷下註爲五十七篇蓋不數卷者學官之原目闕篇者師傳之實數也綜而論之孔伏所藏之書分篇不同孔氏書亡久矣其篇目幸見於正義內附存之鄭註自來史記劉歆書前漢紀俱云多得逸書十六卷二十四篇別錄藝文志又云古文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說不一考之鄭註然後知十六目內九共一目有九篇離之則二十四以加伏生書目分篇適得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之數蓋彼皆親見古文所以縱橫言之無往不合後世作偽家亦知造二十五篇合伏生三十三篇以符劉錄五十八篇之大數然而四四五三之零數已不能合再以十六篇四十六卷校之則多方牽綴愈不得

通矣彼序謂古文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除序則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謂適得四十六目也按眞古文五十八篇舜典弃稷並存逸經十六卷二十四篇內爲增多伏生之書蓋其時堯臯舜稷各具全文非伏生合之彼爲僞者出於漢後不見逸經舜稷等篇始割二以充四耳然此自伏生書所有何名爲增乎或謂孔氏往往離伏生之篇然離爲二如康王之誥別爲名可也離爲三如盤庚中下同名分第亦可也豈宜複冒逸篇內備有之目乎更以文義証之史記引帝曰欽哉愼徽五典相屬皆命舜之辭又孟子引二十八載以下不云舜典且受終文祖熙帝之載皆因於堯也末找在位五十載陟六字

亦以終徵庸之事豈有爲舜作典僅紀其受終時命官一節者其爲堯典本文可知卽別有舜典亦可知矣書名宜提其要弃稷本篇必具后稷嘉謨而皋禹昌言暨益奏庶食相連而一及弃稷之言無聞焉其爲皋謨本文可知卽別有弃稷之篇亦可知矣不幸此二篇者與十四逸篇皆亡舜亡典稷亡謨篇數去二是不足於五十八也又按書之體篇足而目以名目卽卷也漢人所傳書序自爲一卷作僞者始離而冠之卷端于是卷不隨目事不專卷已過五十目矣及以序程之高宗徇　去卷之半伊訓去三之二去不成卷者二是反不足於四十六也又按增多伏生之書祇有十六僞書自大禹謨以下序十八而目十九是又溢出多卷也夫贋古者格式僅具篇之下然格式極易辨世所傳王帖十三行獻

之之美也如增爲十四減爲十二則粗工望而陋之今僞書之篇卷十四十二行王帖之比也而疏義弗之考是其見去粗工遠也雖然篇卷易贋彼多方求援於序而贋卒不掩何載規爲全卷不悟謚逸經之卷規爲全篇不悟複逸經之篇作僞心勞日拙有味乎其言之矣

僞書大序疏書後　又虞書疏論字一則

大序疏云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

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愼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卽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卽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

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元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元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元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

漢書藝文志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故一篇序曰漢大史以書六體

試學童六體者此疏所云亡新居攝使甄豐校定六書者也蓋有
文字以來自蒼頡至周宣皆蒼頡一體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
十五篇號曰篆籀周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漢志云史籀篇者周
時史官教學童書是也秦廢古文別行大篆小篆等八體然大篆
猶古文之別又漢志云蒼頡篇者秦丞相李斯所作文字多取史
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是也漢之六體則復用古文奇字
餘篆書隸書繆書蟲書亦該秦之八體師古註漢志及此疏所言
並同再以許慎衛恒等說參之則古文科斗書即蒼頡也大篆奇
字即篆籀也蒼頡篇秦篆即秦大篆也蒼頡篇既取史籀之奇字
而奇字又即古文而異者是三書小異而相通也漢志言蒼頡古
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

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後漢又言賈逵數爲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故相應蓋東京之所以尚古文者首小學而惟林夙有傳授能精之所以得古文尚書漆書祇一卷歸自西州輒服中原古學之徒而爲一代治古文者之宗也

虞書疏云孔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又云劉歆賈逵馬融之學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

詁不同也

按古文逸經在漢已絕師說其時所治古文卽夏侯三家所有之今文而字形詁義不同彼此相攻耳仲達謂字異而詁不同實爲得之要非能於三家篇外別傳逸經一句也然賈馬所傳者今文三十四篇而疏云三十三篇者葢牽於僞孔氏之所分其數不合

別具子經卷考

諸家駁僞書大序書後

朱子語類云尚書孔傳恐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序文亦不類西漢文章漢時文字粗魏晉間文字細又云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大序格致極輕

答孫季和書云安國序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緣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云安國序絶不類西京文字蓋序之僞託朱子再數言之

馬劉班氏序伏書始末備矣自始皇焚書伏生藏之壁逾十年而漢定天下生發書傳教歐陽大小夏侯蹝與元光之際遂以名其家此豈一日之積哉當是時生年才七十又二十年文帝使晁錯求書計受生業者方衆何至如書大序所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耶好事者至謂生使女子授書而潁川與齊音不諧錯以意屬讀十得二三而已是謂今所傳之經文並出於錯而差謬者至十之七八豈不謬哉又歎與固俱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

此序亦謂所得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矣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夫武帝之法嚴矣今以倉猝難起而安國敢藉以寢詔武帝亦終不致詰皆事所難信者且巫蠱事在安國早卒之後近世諸名家遞發其覆雖起作僞者問之殆難措辭蓋其乖理處甚多不特文字平緩不類西漢如前人所疑而已也

訂王柏書序疑二條

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知者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予欲求伏生書不可得觀史記所載俚雅雜糅雖多史公點竄

而伏生本語不少以今見行之書考之類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二三序反欲假重伏生為變科斗之計甚為孔壁羞矣又云科斗書體或謂顓帝時書也夫自宣王時史籀已通行始皇時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為夫子之故書必籀也為新書耶必小篆也豈有獨傳顓帝之舊法自取湮廢者孔氏遺書如周易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不聞有科斗之字而獨載於書大序其為張皇玄誕惑世無疑

序曰古文併序五十九篇増多伏生之書二十二篇夫古文異於伏生者以所載之平易也伏生盤庚三篇大誥以下十篇最艱澀不可解今古文乃亦有之亦從而艱澁之則是原本已如此非伏生之訛也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澁孔壁未必有是故無

所恭正而艱澁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又曰伏生於此十三篇外未嘗不平易此十三篇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

按孔壁科斗書沖遠疏云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人所用孔疏此書八九百言未指爲顓帝書也王氏據何疑之夫蒼頡書行於五帝三代至宣王時史籀乃與宣王歿十一年而周東遷籀書尙未行於列國可知夫子所傳之經必古文矣秦廢後無人知故史記稱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諸經古文之傳皆如此此條獨著於史氏耳王氏摘駁科斗二字且虛設顓書之難均非切當又按前漢書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王

氏所見為俚雅雜糅者正係古文本字而所稱賴以訂定其譌者正係伏書本欲以古文傾今文而適以形今文之獨重予奪顛倒而不自知也作偽者一切憑空代言甚得不依據史漢作序而輕授人指摘如王氏鹵莽立論無徵不信則其敗露久矣王氏云如序者之說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傳也凡伏生書之艱澀者古文亦艱澀則是原本已如此而非伏生之訛也此誠會之之精識然其欲坐序以愚妄彰今啟古者皆作偽者自具之情實序非不欲脫去之而無如迹不可彌會之會不知致詰何哉至云伏生諸書未嘗不平易惟十三篇耄傳而訛且方鳩僝功亮采惠疇之體二十八篇一律矣此十三果諸篇平易又何獨擇此十三篇訛傳之其自為說亦大相乖牾矣丁巳仲冬二十九陰

百篇序考

朱子語類云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答孫季和書云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惟陳同父聞之不疑又云如康誥等篇決非成王時書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小序不知正遂誤以為周公誥康叔其可疑處類此非一 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

蔡氏沈曰序文於見存之篇識見淺陋無所發明至有與經相戾者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金氏履祥曰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其為齊魯諸儒附會而作可知也

郝氏楚望曰易無序則不知衍易之義詩無序則不知美刺之

由皆篇中所未傳故有待於序尚書則篇中已詳何用復說馬融鄭元王肅並云書序係孔子作其不然矣

顧氏炎武曰錢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謂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此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序者曾不知其篇名疏漏顯然是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太常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　並見日知錄書序下

徐氏與喬曰百篇之說無考止據書序然非古也序商周書皆

三十九篇費秦誓又諸侯事商反多於周安在宋不足徵乎且商多夏何少夏少虞何多夏十七王僅得四篇虞一帝多至十五篇是可信乎

程氏廷祚曰書序殆周秦間爲尚書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謂與安國壁中書同出亦恐未然又云序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有序所無者大戊一篇又云大傳之序有揜誥云云諸書所有而序所無者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該書之多哉見晚書訂疑

予按書序之爲後出昔之明者屢言之以爲逐篇釋義其說難通而已孫顧徐程諸家則併以百篇之目爲不足據尤覺新聽然漢人僞造尚書緯已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三千

二百四十篇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白虎通五經條云五帝之受籙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以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趙岐注孟子我武惟揚亦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是彼時治尚書者固不盡以百篇為斷矣予讀緇衣記夫子述葉公之顧命恠葉公之卒在後後讀逸書乃知為祭公謀父遺訓穆王祭葉形類而譌其文既為夫子引述亦豈肯置之又春秋定四年傳祝鮀述周初封命有伯禽唐誥康誥並列伯禽者宗國受封之書魯亦必不遺失夫子既登康誥何肯捐置二誥孫仲愚已言之又逸書中如周公皇門誥成王嘗麥篇等文體與伏氏所傳書同又有伊誥之目墨子引書有禹誓總德湯說官刑武觀左傳有夏訓而序並闕如乃知夫子裒集之書孔鮒取藏壁中漸以析滅者

原不止百篇序第用其殘目並伏氏所發書顛倒錯亂者為說耳成王伐殷之大誥辭存而序亡梓材合兩闕篇而正目並佚康誥酒誥冒錯簡而以為作於周公考其前後次第凡伏氏傳書有誤序不能詳正反從而緣飾之其為學伏之徒所輯無可疑者武成序有一月之文一月為秦歷伏生在二世時為博士年已六十餘其徒入漢初習於秦歷故不覺發之於序然則序之端末不可掩已班氏固志藝文倡以謂孔子為之注書家不察其誤宜乎招後人之指摘也

朱子語類云成周時王都建學盡收上世遺書而諸國亦有書但比王都差少耳孔子看魯國易象春秋猶不足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按史記孟僖子之

子南宮敬叔資孔子適周以為僖子者誤

愚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之典故備矣夫子以昭公季年適周是時王室亂初定其典籍為王子朝舉以奔楚存者宜無幾而楚自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先以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聞益以子朝所遺而益備夫子於哀公初年至楚宜得悉之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東遷以來諸侯惡亡而去前籍夫子惟汲汲於裒集而別裁其僞無可刪也夫閭里歌咏尚採著於錄以為後世法而況前聖之書乎尚書獨載堯以來云者乃史家偏主書序不知中庸言祖述憲章以後統前行文從便而已豈虞夏殷者哉夫子贊易上溯羲農黄帝而下與堯舜並堯舜有典黄帝顓頊帝嚳之為典灼然經夫子裒集而卒以不傳天也抑

儒或謂堯舜以前無書或謂有之而爲夫子所黜豈不謬哉

僞書百兩篇考

藝文志云百兩篇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乃黜其書書緯璿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按此三書相爲首尾出一人之手無疑因是以見言書序止於百篇漢人亦不謂然也左傳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今僅序二典及九共而三皇五帝之文不著其遺目見於他書傳者亦闕焉蓋序家有漏而非夫子刪之也儒林傳

云百兩篇張霸辭受之父父有弟子樊並後誅反乃黜其書漢書詳霸之作偽蓋於此書疏於今文太誓乃云張霸之徒偽造以藏壁中於古文逸經十六卷亦云張霸之徒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考秦誓出於霸前近百年霸在鄭氏前又二百年今並誣其徒預偽造書是謂劉季詆王莽之漢也霸作偽固有餘罪乃以真古文實之霸何幸耶梨邱之老因鬼之幻為子佯目其子為鬼而攻之不遺餘力惜夫

删書說考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云云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

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云云三百五篇皆絃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前漢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
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尚書孔序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歷代寶之以
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
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
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

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顧命陳寶大訓在西序周尙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墳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明三墳三典除去既書內之正尙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邱索亦黜除也周公制禮使小史掌墳典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孔子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樸畧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孔義或然

王柏書大序疑曰墳典索邱古人歷代相傳夫子刪而去之不足取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乃妄加言道之辭則是不當去而去之大道固可常行常道亦豈不大大與常何自分別也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上古風氣質樸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經記之要夫子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制事可爲萬世帝王軌範也唐虞以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凡帝王之事不出於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張以証聖人之經也

孔疏書序百篇下云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元孫以爲不可依用王氏之視墳典殆如此鄭誤信無稽之緯王乃欲實之

按夫子刪書之說漢儒所未道司馬遷云上紀唐虞班固言上斷於堯俱依百篇序為說耳序之不足據已具前考然亦無刪書事特出於後來偽序之所創也左傳周官墳典索邱備而百篇序無之求其故而不得因以刪除歸諸孔子云爾其措語亦費經營而大致乖理如謂墳典言大道常道歷代寶為大訓是已芟煩截浮亦纂書之要比而觀之豈有歷代寶訓而猶識煩亂者且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是以前雅頌亦亂矣即何難以正樂之力正書而率爾刪之謂帝嚳以上樸畧難傳代相遞猶可未有祖父子孫相承同稱聖帝而文質迥殊孰介少遜亦何至望魯秦晉之不若而概予刪除者經三代聖王千餘年寶之我一日除之信而好古之夫子胡肯出此然則偽序前言四籍之美即孔子不應刪後言

孔子芟煩截浮即四籍不在其內其議首尾横決何取為百篇之序所束而不敢備言五典躊躇瞻顧而刱此説不自意其乖理有如此者魯齋王氏乃謂上世帝王遺書不足取法在所必刪序不當妄加以言道之詞何其悖哉為序所賣而反以皮毛相攻作偽者知其不識古心之慘淡經營矣夫子所編上世帝王書不止百篇三典自在其內遭秦火然後滅其瑣末間採於諸子者不可泯也別有考

莊子天下篇云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又云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世史雖為秦焚然其散於天下道於百家者豈不當別存之

尙書考卷二

萬載李榮陛貢基甫　竹園郭如泰
縉岡袁振藻挍鐫
甘泉郭樹芝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解

堯典正月上日孔疏引鄭元註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未改堯正云正月上日改堯正云月正元日三帛註云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爲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堯以十二月尙白高辛氏以十三月尙黑高陽氏以十一月尙赤少皥氏以十

二月尚白黃帝以十三月尚黑神農以十一月尚赤女媧以十二月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

又引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

上日傳云朔日也月正元日傳云正月上日也孔疏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正月下引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

三帛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孔疏引

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幣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肅注尙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元云束帛而表之以皮爲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於時未以皮爲飾

按三代正朔及服色所尙始見之甘誓稱有扈氏怠棄三正尙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殷以季冬周以仲冬三微之月王者通三統立三政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也又禮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斂用昏乘驪元牲殷人尙白斂用日中乘翰白牲周人尙赤斂用日出乘騵騂牲周書周月解云一月南至斗柄建子日月俱起於牛初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

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我周代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是謂周月此書造於秦世一月與牛初之度可証漢世緯書卒張本於此鄭康成最所篤信因倣其例而造唐虞月建又因三帛之色轉造高陽高辛月建非有前據也孔氏穎達亦倣鄭意追造少皡以上月建至於伏羲皆任意拼之昔史遷讀諜記謂黃帝以來始終五德之傳與古文乖異乃爲鄭學者不得其說更以五德推黃帝之前謂無可以發其誣不知古文未盡泯也左傳云自顓頊以來不紀遠而紀近爲民師命民事又漢書稱顓頊制歷正以孟春則建寅實始於高陽非十一月也國語稱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則高辛蓋承用十三月非改正也堯典四仲昏星固與建寅合鄭注歲二月東巡狩亦云建卯之月則堯正非十二月也舜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大傳云春夏秋冬天地人之政與堯命同則舜正非十一月也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前此以巡狩協正而無書亦無朝號至禹始以夏時爲書而布之非改舜之正也顓頊至禹相承用人正古文可驗故王肅承諸儒皆云夏而上皆建寅得其實矣邢氏歷考引鑿度文云伏羲立四正謂分至四氣此造歷之始故伏羲號爲天皇觀天文作八卦以坎居北於支爲子時爲夜半氣爲南至歷爲元正義謂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固然然其所創自爲天正建子非十三月也周禮連山首艮艮居東北爲十二月卦孔疏據世譜等書謂連山神農神農又號地皇則地正建丑神農所立非十一月也大抵歷之元在子故聖人首建焉然其時遠於民事以漸改丑改寅其後三正並行於邦國湯起亳而用丑文

武造周而用子皆舊俗相沿非有意于從革也聖王不作典籍淪而處士橫於是有五德相嬗之說謂周為火德繼其後者當從所不勝又謂王者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示不相沿始皇採用其言改正建亥而色尚黑苟為厭周之術而已古之聖人以金木五者流通於天下為民利故名之曰五行合於穀曰六府各為官以司之左傳所稱諸正是也民之於是物也若口菽粟而身布帛失之則不可生然布與粟待用於身而豈身之所從出哉鄒衍輩以小慧附聖經詭五行為天地萬物根本小大所必由其術千端不出生尅制化即五德始終之說首為司馬氏所斥者也如牂三角馬非馬邪說於此而極三代之盛烏得有此且服色亦沿於本俗與月建更無與歷家或以為夜且色異則殷尚白可適而周與

夏宜相易也枋以爲從制則周亦可通而殷與夏難相代也且又何止以三色遞推耶自漢以降僞說熾盛讖緯之出多於六經光武以治經爲帝猶用之決事他何何道然其時不乏古遺文鄭氏輩推經師曾不能裁別正僞反爲之推波助瀾以上誣三王五帝及三皇之代必使開闢以來相承神聖與秦漢同其乖異而後快於心斯則馬遷之所不肯出者矣以此鑿經詎得不名之爲叢哉按厥篚元纁禹貢有文實元黃于篚孟子引之王氏以經註經並非臆說且玉帛與二生一死分用乃叶經意鄭氏謬以三帛爲五玉之藉於侯爲贄於公孤又闕義何可通後之學者毋誣聖以崇私即兩家是非較然難掩矣此經月日二文不同王以爲史異辭者固然然義實未盡蓋受終時號固在以元日受朝其告廟宜卜

上日若上丁上辛之類不於元日也若孜舉則謂廟朝臣自應直用元日而變文爲月正者承上爲辭若日月仍正而日有異云爾

丙午三月十二日草丁巳臘月二十三雪凍書

北魏李業興使梁梁武問正月上日受終此時何正對曰夏正何以得知日按尚書中候運衡篇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前何月爲正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何云不知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按北學尚鄭亦不專從業興此對據中候知堯正建寅又引周禮爲例詞尚倘恍然謂堯前月正無據可言勝鄭孔之臆度遠矣又謂三正雖異皆據夏時以

言其說亦本周書考殷周時事者不可不知也

二十二人解

堯典二十有二人先序詢於四岳次咨十二牧次咨禹以下九人至此總咨之先分而後合命官之常亦即行文之例馬融及晉人書傳僞並同蓋無庸立異也鄭元注乃去四岳與稷契皋陶四人而易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於是分命之官與總命之官不相應聽言者不知所從行文者自亂其度雖後世史家序述不爲此殆鄭元自爲一含胡之體耳史遷謂朱虎等卒爲益之佐然不見於經亦臆說也朱虎等既未分咨豈得入於總命以夔龍例之朱虎熊羆應爲四名殳斨亦應爲二名參伯與爲三故言暨稷契暨皋陶其例也四名並列故不言暨夔龍其例也一字之分異如此文

十八年左傳高辛氏才子有伯虎仲熊季貍貍熊音近朱亦當爲奮堪獻仲之一耳班氏古今人表乃妄以朱斨爲一人而依左氏列元凱無朱熊二字鄭氏又併朱於虎併羆於熊僞傳與疏仍之噫三代以上名人益寥寥七人爲亞益所讓固聖臣之亞也鄭氏一删併而佚其三可不痛乎漢世經師以新奇相誇詡訓詁愈多經義日晦若此類宋林氏滌去之良是或乃嘵嘵然亟爲之說私所習而不衷於理亦徒勞矣哉

林氏曰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又云左傳有伯虎仲熊虎與熊二人則朱羆亦二人按朱當爲豬亦獸名班氏亦以朱代殳古字多通用也

虞書疏書後

虞書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其數雖同其篇有異僞書二十四篇者云云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多得古文十六篇卽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別錄班固藝文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今文太誓又引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尙書疏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並無此

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鄭元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胤征云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又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又仲虺大甲說命見在而云亡汨作典寶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歐陽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

今疾此蔽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膚生劉歆賈馬等學而淺夏侯歐陽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始似竊見故註亂其紀綱爲大康時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之書又引晉書云大保公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於前晉奏上而施行焉又云孔註之後歷後漢末無人傳說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故得猶存

按孔氏疏虞書兩字幾二千言序今文傳授瞭如古文久絕復出

因指駁如之傳自劉向父子班賈馬鄭以下舉目爲僞並詳其篇卷以斥之自其疏列於學官而舊說盡廢後之學者欲採逸經篇目猶賴此疏之存亦不可謂無功矣至其極力表章後書之真即是極力相形其僞無事他求而孔氏不知也按僞書序言古文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是秘府具有古文矣此疏言孔所傳者庸劉賈馬等所傳葢本之儒林傳及書贊是民間具有古文矣自孔迄鄭數百年中外古文相應豈庸有張霸之徒作僞其間雜眞張霸造之於外然按以中書無不黜矣鄭氏惟嫉三家今文蔽冒故滙劉班賈馬諸說爲註以張孔學其所列逸經十六卷二十四篇名義就此疏前後引據出於安國源流甚明乃後之作僞者謬爲不知鄭註以從己便而篇名不免依違此遁情之尤不可掩者也就所

書首尾言之一相承中外有擬一無根桑起私家其是非眞僞極易辨坤遠不察反以後人君漢孔之位眞鄭誣僞張之名謬於持別如此夫不悟鬼之難冐其子反恨子之不悉肖鬼黎邱老人愚不至是矣

伯翳即伯益中仁山金氏辨

毛奇齡經問補卷三東陽王崇炳舉其鄉先生金仁山伯益辨云伯益即柏翳秦聲以入爲去故云然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即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及若予上下鳥獸者是事同聲同而太史公以書紀字異析而二之謬矣唐虞功臣若朱虎熊羆各以類見豈有柏翳著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之乎又引胡元瑞辨史記稱柏翳復稱大費證之竹書紀年啓二年費侯伯益

出就國則翳人名費國名也柏翳之爲伯益明矣

愚按仁山辨史記之誤分益翳吳韋昭註國語唐司馬貞氏註秦紀顏師古註漢地志已並發之胡氏證費爲國名宋羅氏路史發揮亦及之證古均爲有得否則書紀虞帝之命官疏已毛氏無可置喙乃云前古草昧其書多如此此固無關論辨者何其說之謬悠耶案外引晉大家註列女傳伯益爲皐陶子皐陶又名咎繇名庭堅名大業皆大可疑而不之疑反疑名費一事所謂辨乎其不足問也毛氏遁辭多如此考仁山此條本辨路史之附誤未及窮之云羅氏以益翳爲二人以翳爲皐陶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蓼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益果爲高陽氏才子隤敳至啓時二百餘歲矣禹焉從而薦之乎已預剖毛氏之癥結

何不畧爲究之哉呂覽謂東海有滕費諸小國註家姚近世以魯費䢵之要其名自沿於古也則費以國氏非以名氏亦復何疑毛氏又云請卽以史記解之陳杞世家云皐陶之後或封英六伯翳之後封於秦惟垂與益其後不知所封顯以皐陶益翳分作三人夫方辨史記之誤分而還以誤分之史記證之是謂濁醪可解重酲也亦大憒憒矣

堯舜年歷考

堯舜年歷悉具於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曰三載汝陟帝位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此堯享國之年曰舜生三十曰徵庸三十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曰在位五十載陟此舜之年典成於夏初禹皐陶見而知之而筆之若日月之有光輝人無不覩不待扣槃捫

篇証譬而始知者也司馬遷漢儒之備者也讀典而忘其數又採好事家言謂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不獲乃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著之爲帝紀夫典明言舜底績三載而本紀沒之典承言舜讓帝位於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是歷試三載之明年即攝政也而本紀增爲二十典言攝政二十八載而本紀減爲八典言在位五十載而本紀減爲三十九兩說迥異如史遷可信則帝典反爲虛妄尊帝典即不得不斥史遷此理之易明者而鄭元迷於白黑反陰用之注尚書以登庸三十減爲二十以在位五十載爲攝位至死夫遷之作明畔於經者也然猶不數攝政與居喪之年爲在位而元乃一之是舜之居堯喪與即眞之天子居父喪無別也舜之攝政與

受終後之即眞無別也夫舜旣爲天子矣孟子譏齊東野人語爲二天子並立者鄭元復寔之不尤闇於史遷哉元注三載曰賓四門之後三年也三載上承七十下引二十八脈絡相通何所據而謂愼徽納揆不得與其內近時有爲後案者曲爲之說云底績三載者猶云三載考績此唐虞之成法非歷試僅三載也若然則以三載爲言制言制與亦有之五載一巡狩三載考績是也若九載績用弗成底可績三載乃史家記事之辭且其語出於堯之口豈得指爲虛擬耶又云三考黜陟至愼也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豈可一考而定夫計年計考者百司之常典至於以位相禪惟堯之聖能知舜惟舜之聖能見知於堯與四岳均出非常自古無以天下讓匹夫之事亦豈有考試天子之法且堯不

自恃其聖詢考已至三年可攝則進不可亦退而別舉耳今謂三年猶不足用當六七考乃已計堯在位七十而舉舜年八十六矣老而欲禪豈能逆知其後尚有二十八載而以二十年待之就令如此何不直云二十載而云三載豈前之十七載並不詢考而亦無績之可舉耶其說蓋愈飾而愈窮者也書傳出於史與注之後其說堯年云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晉時或別有所傳其餘皆衍經爲文又說舜年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傳以在位上連三十又減服喪一年均非是其餘亦衍經爲文非聽說也故書疏從之至如史遷鄭元徐廣輩既役去歷試之年又改在位爲三十九改徵

庸爲二十說之謬者也書疏亦斥之王氏乃盡反其案謂帝堯在位無百年僅九十八帝舜無一百十三歲僅一百年唐虞上聖也夫子所欽歎以爲大德必得其壽者也今竝爲千載下瞀者減其年滅聖經而崇私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夫堯典爲尙書首篇年歷昭然經家猶眛眛若此其他尙何道抑又考之班固書所載劉歆三統歷堯之年止於七十舜年止於五十相承一百二十歲蓋僅據在位七十爲斷沒歷試並沒攝政之年漢人以意增減年歷多類此史遷雖惝要不如是之甚也丙午三月十一

王肅僞造書傳證

三國志少帝紀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大學命諸儒講尙書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同堯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

行之二義何者爲是按僞孔傳云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又問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
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按僞傳云堯未明其
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又論次有鰥在下曰虞舜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
不進達乃使獄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義也按
僞傳師衆錫與也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
而言之蓋因肅有此語而責其不急史蒙上文故不稱肅云
又孔穎達尚書疏師錫句引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
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仄陋衆皆願與舜非獨在
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

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是傳師衆之義亦出於肅

又孔疏愼徽五典傳徽美也下引王云美馬云善大麓傳麓錄也下引王云錄也馬云山足底可續傳底致也下引王云致馬云定

正月上日傳朔日也下引鄭元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復引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文祖傳堯文德之祖廟下引王云廟名馬云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類于上帝傳以攝告天及五帝下引王云上帝天也馬云大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者又云廣成篤信讖緯以爲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
帝謂靈威仰等五帝座星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王肅註家
語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六宗傳宗尊也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云云下引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水旱也馬
云天地四時也又云漢氏以來說六宗者多矣云云惟王肅據
家語六宗與孔同三帛傳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
君執黃下引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云云王肅之註尚書其言
多同孔傳四朝傳各會朝于方牧之下凡四處下引馬王皆云
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云四季朝京師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
作者先釋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下引
鄭元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鄭言若待禹功成而

後殛鯀是爲舜用八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
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
亦甚迂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下引鄭元以爲流四凶者降其位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
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孔傳竄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
非縣邑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
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肅意彼繼爲國君復不從化故
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堯典虞書疏云劉歆賈逵馬融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其
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

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疏云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下引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元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謂以女試之旣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舜典疏云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成孔傳

按疏於舜典篇目下引陸氏釋文謂此篇取王肅註以續成孔傳

相承云然而汲古刻本仍稱漢孔氏傳則亦相承如此也疏中引王說多於馬鄭義雖與傳同而辭多別是王註具在傳外相承之說豈足爲據又堯典疏稱王氏以舜典合堯典與鄭本同則割愼徽以下爲舜典者東晉俗師之爲耳彼傳已示例於大序謂伏書合二典如盤庚顧命之比又明見孟子與史記以過密八音上屬堯典自月正元日下屬舜典可知其故爲未分如武成之故爲錯簡以待後人之序析以爲極易事也俗師乃斷欽哉愼徽爲二致上下均不可通齊世姚方興因之又僞二十八字並註楔於其閒隋唐之儒反以爲眞而引冠經首詳爲疏之此又王氏之所不及料者矣然盤庚尙可分顧命首尾已相屬何况堯典乎別有論此特究僞傳分篇之隱不可以晉齊人之妄割者倂誣之耳

昔人謂僞書傳出王肅一人之手信哉觀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問尚書博士鄭王同異開端曰若稽古舉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即僞傳之文也如謂彼此冥符何容一字無別如謂肅亦竊見何容秘而不宣魏三祖及諸少帝皆重經術肅父朗易傳尚許通行肅果見孔傳豈得不進且肅因規鄭元爲鄭學馬昭詆劾遣張融按問果有孔傳肅寧不舉以自申而至疲於酬對者哉肅註亂其紀綱爲大康時合僞傳亦即同出一手之徵而孔疏意爲竊見愚矣且其顯驗多端就典註言之自堯不能明緜以下約得十餘條凡肅註存於疏者傳無不同而與鄭殆無一二同也疏已云肅註書多同孔傳陸氏釋文亦云肅註頗類孔氏近儒云肅亦間有異同似未見孔傳不知一人著書前後偶異者多有之朱子

亦未免豈可以是疑王氏哉孔疏引舊晉書稱古文發自鄭冲冲與蕭同以經術見重於魏晉其時人皆書斷必傳於後如魏文帝作典論刻示臣民猶不足復遣以餉孫權張昭蕭方作僞以傾鄭元自必寫以示鄭冲然鄭註方行冲豈能附之數傳而後中原兵火經籍道盡梅賾乃得持其所遺奏行於江東迄隋唐數百年間無覺者然皇甫謐得其書未嘗張之韓子云羣聖人之道壞於漢以來後學無所尋逐泯泯至今又嘗規姚姒盤誥而不及僞篇非所謂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者歟宋元以來寖敗露而多集矢於皇甫梅氏然賾何人斯士安非作僞者惠定宇以僞家語證其出於蕭乎故更取以上各條佐之豈復可遁哉然蕭憾鄭說之多謬不勝依草附木之徙慮今榮古非口舌可爭埋名爲此以

術售於身後其心甚苦今就二典疏引馬鄭王三家異義雖未盡合要比鄭氏所得爲多若開端曰若稽古之解兩家皆失而魏帝獨以鄭氏稽古同天爲合於孔子夫夫子贊堯在書外君開端史文已具夫子爲贊文矣且稽古與同天義不相通孔疏所駁甚明考肅不幸爲司馬氏姻黨帝之迎立亦司馬氏意也故不喜之於王說多所裁抑當時諸博士惟云臣遵奉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衷裁之聖思而已於肅不置議焉吁此肅之所以甘於作僞歟乙卯七月二十八

此第就二典言之全書豈可勝錄西莊王氏多方案云王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與僞傳再叛再征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又僞傳以君爲民命降爲誅王肅於多士已作此解

又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肅又以爲苟有此異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肅也

禹貢輿地說

自黃帝變人皇之州域承至於唐虞禹治洪水而荒度之是爲禹貢九州廣大與人皇疆域同若舜分肇之三州卽在其中無論已禹貢九州兗徐荆豫錯其內北以東爲冀州之邊東則青州東南揚州南西梁州西西北雍州其外俱無界蓋天子之守在四夷冀州帝所都王者固無外也有皮服之島夷焉則東北繞海之國盡此矣青揚俱漸海海無際揚有卉服之島夷焉東南以往據海之國盡此矣梁之南黑水入南海則亦漸於海雍州西以北弱水流沙亦無際故虛而不言綜而計之內四州地不抵外一州之半然水

田多民所聚外州雖土曠其人與財或不相逮焉驗以後世漢唐元明之盛分天下若干州郡道省而緣邊所隸亦十倍於中與禹貢蓋不謀而合也今再以本書明之中邦錫土姓中邦者帝之都萬國所根柢中邦外五百里爲甸服次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而一里兼二里之廣以紓壤賦以下文漸被內得徑萬里與皋陶謨言面徑五千里之文相合故知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詩云漸車帷裳侵入其境爲漸也被則冒而過之暨言其相逮也朔與西遠亦被流沙南與東遠亦漸於海此與王制言不盡之義相反漢文尚未得南越故博士本其時地以說經不足據也

此猶荒服之境至於聲教所訖四海會同則蠻夷戎狄之尤遠者亦括其中非可以道里斷也仍以皋陶謨明之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鄭康成釋爲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王肅頗非其說孔氏疏云凡言至于者從此到彼之辭明自京師而至于四境若共四面相距爲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于乎予按自中邦四面外距漸被之境以今圖驗之毋而實餘五千里古帝之封豈可妄裁其時中土已分幽并營而置十二師外又各建五長然總在十二州內即在九州時冀青揚梁雍之內於地無加焉驗以漢唐各就近道設四夷都護處置正同故曰禹貢之州外俱無界也又以堯典明之羲和仲叔分測日星於嵎夷南交柳谷幽都其地在高麗安南高昌皆有蹟三方去中州各六千里幽都山據山海經所載去堯都亦五千里又云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境即幽都也放驩兜於崇山山在安南敘三苗於三危在崑崙西南黑水北皆

去中州五六千里惟絲延羽山東海上爲差近耳諸此境苟非荒服裔土堯豈肯命官往宅之而强置吾罪人於彼哉又按典言協和萬邦謨言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萬邦孔氏疏云君要服之内惟止四千卒以下等計之止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四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弓按古之侯後世縣邑也自漢唐元明之盛數不滿二千擇大縣析之亦不過四千而版章盡矣惟併數邊裔土司及西北部落人之可合七八千而在唐虞時皆九州内地也天地精華之氣顯於中土禹制九州外有餘而内不過鉤心鬬角千里之間畢聚焉後之持天下者或勢有所踞不能遠有如漢之高祖文景及北宋之爲君割九州之大半以和其民固無愧於纘禹緒及其乘時奮發四面闢地萬里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自視已度越前古計其功亦僅能循禹之蹟而已非在九州外也是以禹服茫茫與大地同量鄒衍不能廣拘儒不能裁武帝有言聖人作事通神明爲萬世法非常情所測者於九州尤見之矣壬子三月二十九

附

古職方録序書後

元人吳萊本陳壽古國志之意作古職方録自爲序二篇幾三千言首引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謂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又謂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法計之才得四里耳是知古無萬國班固特舉成數爲言其夏后氏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時存者三千武王大封同姓餘一千八百者事恐無驗又謂湯伐桀雖亳衆尙

憚於征役武王大會孟津陳師牧野惟庸蜀八小國古人率稱資三千及八百諸侯者皆妄言其視商周起事大抵以孤軍統數邑所得地亦寥寥焉會不抵後世天下十四五分謂不然古今天下一也當其盛時天覆地載莫不尊親惟郡縣封建制異耳而封建前多後併亦自然之理自黃帝以來至虞夏萬國相承堯典皐陶謨已明著之左傳漢書亦遵經而已至夏商之季諸侯頗相兼併國少而地之大無異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夫湯之統諸侯伐桀適際旱秋故其民憚捨穡事若果循玩難使雖一葛不可征何況天下武王牧誓勞師開端即云嗟我友邦冢君則八百諸侯已悉舉矣何謂僅有

八小部在會且開方萬里正得方百里者萬區而方五千里者僅得方萬里者四之一何謂得黃帝萬國之半禹貢五服計賦有餘里合衛彼暨爲方萬里與皐陶謨弼面五千里相併數正同予別有論立夫此解幽莽大甚揆其意徙以春秋左傳紀國無多因而疑周初國少並疑上至黃帝前記之濫果若此令漢唐地理志不傳於後僅據本紀內地名斷彼時無千百郡縣可乎哉前古之圖籍雖去於戰國火於秦然遺經傳記猶可考由萬而三千而千八百而百餘總在萬里之內其初疆域有定而後稍事兼併則固不能逐國以里度瑣屑要之如王制周官等後出之書各以意附會增減彼此乖牾誠不可用且吳氏亦知其難通而篇中多所駁辨矣終又云近世說者謂馬融本周禮以軍賦言包咸依王制以田賦言縱橫準算

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存王制本於漢之博士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不能無疑闕之可也吳氏知疑二書而不免並疑黃帝以來州域之大猶是二書爲之梗也誠知虞夏周書所紀昭然及前記得實者彼此無異卽漢儒生端附會不合之說自廢矣何疑之待闕哉乙卯五月十八

申說禹貢廣大 答辛朝岳

愚考禹貢九州謂其廣大與人皇疆域同足下引周禮疏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以來惟於神州內分九州而如愚所論則卬州柱州均承風尙似屬無據云云此足下未考禮疏由來因而疑經也疏之說本於括地象緯之說本於墬形訓是三書者愚於農

皇覽與已細論之謂分土名州禹貢因山川綱維晨皇因地形廣狹亦弼服所張本也然河圖鴻烈均不言大九州州各千里為徑三千里加以八貢八紘亦只徑七千里而八極在其外與禹貢畧同禮疏兼用鄒衍以小推大九九相乘中國為赤縣神州八十一分之一神州字雖同而廣狹迥異一為九之一一為八十一之一空言無驗故謂黃帝地僅得以前九之一此自賈氏誤牽非墜形括象本說也經文明言弼成萬里據二書卬州柱州僅在三千里內非禹貢五服而何足下又引馬少雲衛藏圖識云烏斯藏蓋古三苗種與愚所論三危地在崑崙黑水去中州五六千里者合因驗庬牛徼外皆唐虞地云此條愚於黑水考証已詳述之謂三危前少解人惟聖知聖

聖祖之考論乃符神禹之溯行近代推地理家絶學如胡氏齊氏皆無見於此然其地去堯都甚遠以嚴星所轄言之已包戎州并州在内足下既深信於此何反持疑於彼是自相違也

導山過逾字義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孔傳云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疏説同蘇傳云地有山猶人有脈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違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北條山起岍岐而逾於河南條山始岷山至衡山而過九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云禹表識諸山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若今論葬法者之言也即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蔡傳申其意云衡山一支盡於洞庭之西在湘水西南敷淺原一支在湘水東北非衡山之脈明甚朱子九江辨又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是

水之過與至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導山之人過與至導岍岐至荆山逾於河之例也予按傳疏於此條言之未詳逾河疏云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則逾過之義已得蓋脈與勢有別當山伏處人改水横過之則爲脈之度兩山相逼水自然逕其中則爲勢之引此處傳未言脈言脈者蘇氏之加功耳然導山與導水亦豈得分爲二例謂水之會匯爲江入海不可以人屬之是已北條之山其委亦入於海又可以屬人乎近日錐指謂禹亦隨山入海以郤觀所導之山於理尤不通不足辨以此知人過之與脈過其戾於經一也蘇氏以地擬人理本得通山有四列如人有四支豈當不以脈絡言特詳此二句之意正謂山脈不屬故别之以江河若皆如荷澤之不能絶陪尾則不言

之矣大抵眞山惟取其東西之位相值而脈之所經難盡同故或舍脈而言勢然而九州之分界一以山水二脈爲定今謂禹貢全無意於此則不知古之聖人所謂俯察者何事異其類於葬師而諱言山脈將毋避醫師相士之習併手足官骸左右本末之應違一不省識耶

辨導山非循行

導之爲言太史公曰其次利道之蓋開其源之謂山亦云導者積山成列積其所出之水成川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是也導之而舉其名卽爲禹所導者雖多非高山不名禹治山通水已於敷土各州具之水土既平乃通紀所負之高山大川自北而南以爲四列於是九州合爲一而大地盡

矣朱子曰禹表諸山以見其施功之次第逃之者曰導山者循行之謂旣逐山逐水循行皆遍又據逐州之禹跡爲序終而復始以著施工而已非禹跡所循卽大山擯而不錄其視經文殆如近世人工程日記謬論不可勝摘姑以最南一列明之經云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大江以南所奠之高山始岷陽而終於廬包舉其餘於中義不過如是而說者曰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此其說亦出於朱子以山之過與至屬之人不可通乎別有論說者又云敷淺原平敞之原孫放賦有云拔平敞之原在廬山東南麓禹導山至此而還故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爲識又云禹至此彭蠡三江在目中以東無水患禹自此還矣若執覲隨禹之後見其改轅於此焉噫何

其巧於加功耶初不知廬山以北際江猶有餘地其東南二面直岸湖中自星子西向而望連峰造天二百里烏有平敞之原可通江湖于一目以曲遂其移置傅陽之私心者又謂傅陽爲所導盡處不知廬山卽是盡處此外烏有山更在廬山外者夫山之距川有遠近導山者固難决其登否廬山則不然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彭蠡而廬山北則九江朱子所謂嘗界潯陽爲十七道者也南則彭蠡鄭康成所謂九水之所聚者也三面連距大險於此不施工無工可施矣於此而圖施工則將奔走於山之四周上下更僕而難終矣謂禹治水未至廬山可乎卽如加工者之說禹已至廬山之東南矣是尚不得爲至山乎如謂聖人之舉事也必旣其實距其麓猶不得以名其山必周登其冢然後可耶則是岷與衡已

名于經其山之家禹自不得而遺也而岷山亘數千里自岷陽至於衡中間之山萬里不啻自衡至於傅陽千里不啻以是例各條之山與水登之乃名之則雖倍穆王之駿積謝公之屐加九載爲一十八事亦無由集且其倣倣焉必欲指禹循行諸山者何爲耶曰憂坤水之橫決也而今天下治平自洞庭以西接邊徼盡人所遊川無小大束峽中與中原異欲泛濫不能是固無工之可施也而禹何爲繚繞西南萬里之峰嶺以至於江干乖盡水大聚而役且與其間僅餘一廬山又决然舍去驟轡於工所不加而返轅於害所總至循行如此是可不爲撫掌乎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者舊云昔禹治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

始皇所勒宋陳舜俞山記云世傳上霄峰半如有石室中有文字云是禹所刻字大如掌文皆隱起自上懸縋方到雖眞僞不可知然禹之經此固可驗又紀年周康王南巡狩亦至之水經注云秦始皇漢武帝及大史公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巡狩者猶爾況禹治水於其地哉雖然經之列敷淺原義不以此夫殷九江會江漢則荆調其腹矣豬彭蠡納三江則揚續其終矣導江與漢見衿帶南國之大焉導岷衡與廬見作鎭南維之高焉施工與奠方道固殊爾是故岷衡之間禹未必皆登也高山奠焉不以其未至略之也江湖之交禹所嘗盡力也高山奠焉亦不因其屢至而詳之也治經者知禹之奠山川特爲大地標眉目以徵信萬世其神功聖績敷土内已明則無循行之舉則經義了矣

九江彭蠡辨

以禹貢驗之於今江水右挾湘水東北流漢水左來會折而東南右納彭湖之水東北行入於海其委一爾經名屢變何也由所居之方異而名之經不得略也江漢逕彭蠡而東漢東之民見爲北湘彭之民見爲九漢南至於湘西見爲適中而揚州三川之下游也故又總其目焉春秋之季楚地分天下之半江北爲江南民所占中北二江名浸隱矣惟九江特盛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郡曰九江南距江已四五百里淮南之地且盡九江移置如此況其間古彭蠡之匯得循其故稱乎漢志尋陽縣在江北下云禹貢九江在南張須元緣江圖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張僧鑑記潯陽略相同傳疏

更無異義於是江會漢以後頓增十餘名而經既失所過之九江又失所匯之彭蠡首尾衡決禹貢遂不可讀地理家又各主一說彼此按劍終無一合甚者至欲集矢於經謂其時三苗負固官屬不敢深入本末得南紀山川之眞其視神禹直如後世隄河之下下者藻飾倜張欺重瞳而誤萬世夫子不能察從而祖述之古聖人之書不可盡信如此然則世之人於九江彭蠡既乖其實徒奉舊說以自蒙雖欲不蹈於叛經之非不可得已雖然九江有疑之者彭蠡未有疑之者疑九江則經之九江出矣彭蠡不致疑經代受其疑而已朱子辨九江云一水之間有一洲沙水相間爲十七道於今九江之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又不知斷自何許朱子疑九江是也其持說非也張氏明言江之起參差岦積於一地

又云州渚出沒不常不可爲地之定名然九河亦頗有遷徙烏得有一定乎按經文云過九江凡大水收小水曰過如秦漢舊說九江卽江矣烏得云過乎九江須在江之外宋胡氏晁氏以道謂洞庭爲九江曾彥和以沅湘等九水實之其地適在澧之下匯之上九水合一爲江之所過與經文合山海經已云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以此証之經九江固在於是朱子辨彭蠡云其源有豫章諸江非漢水之所匯且漢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耶此皆主今之鄱陽湖立論王氏耕野復之云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舟乘逆流猶隨湖而上故得云江漢所匯又單敘漢水源流故匯澤得以漢爲主乎謂不然漢非江匹經於漢曰入

江曰爲北江於江曰會匯曰爲中江雖從民俗之分稱而大小較然豈有單叙漢水則可以江所匯之鄱陽主漢言者且何至於合流數百里後而始云會於鄱陽鄱陽受漲左逆而右順亦本水出口少不利耳江水豈能涓滴入之秋冬江落其澤自如非江漢所匯明甚朱子又辨云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旣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王氏復之云此論天下大勢不主一江南北予謂經所序七大水皆隨所值南北言之而天下大勢在其中並無二方向王氏之辭強而遁然朱子之辨彭蠡特說皆是因而疑經則非也經之彭蠡其隱已久疑經者不知也雖衛經者亦莫之知也各於經外樹幟紛爭勝與負奚有當哉按經文於漢水云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專屬之辭也於江

水云東迤北會於匯變過爲文也相沿舊說謬以大別爲翌際山謂漢入江於此則是東入而非南入又謂全水入江然後東匯則是江匯而非漢匯夫謂洛全入於河卽爲河水不得復爲渭洛漢水如全入於江亦卽江水耳豈得復以東匯名哉考漢水自襄陽東境折而南逕宜城縣東又南逕安陸府西又曲折南流至潛江縣之北分爲二其南流者夾縣而出南少東絡沔陽州之西東入於江所謂南入於江者也東流者逕漢川縣北又東逕漢陽府北帶翌際山之東與江合所謂東匯者也自漢口以下南岸小坡還迤爲青山西東百餘里北岸寬平通灄口陽邏各湖東至於黃岡山始合而青山之南有賽湖梁子湖體相連其兩端與大江通水經注云江水東逕炭步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

三月以末下逼樊口水是也鸚鵡洲西據漢口之上而樊口值黃州東禹時漢口以下大半皆爲湖江水自鸚鵡洲右迤出樊口夾青山在中山盡江漢流乃合然湖勢未已又東至於今德化之桑落洲始斂爲江此禹時彭蠡之首末也古今水道由寬深而淺窄經所列如雷夏孟諸荷澤鉅野皆洋洋大浸今罕存焉而彭蠡即江漢合流爲湖體其致淺尤易漢晉之世尙存九水參差出沒後乃蕩然豈非日久淤積之驗乎尋其兩旁數百里間諸小湖錯雜猶數十許是古澤亦不能盡沒今之鄱陽特其口迤南湖之最鉅者謂非彭蠡固不可而經所主名則不在此然則自漢口以下舊所說之九江即經文之彭蠡彭蠡未亡爲九江所奪耳知此然後知漢水自潛江東來匯於漢口江水自巴陵東北來會於匯方向

恐相應蓋以萬古不移之水脈証以行所無事之聖功凡漢以來相沿舊說一不詭隨即朱子反復致疑之端不析而自解矣自是而下大江東流入於海荆揚隅分之民各據其方以爲目有異名而無異水奚疑之可積哉或謂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爲南江蘇子瞻書傳亦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有中北必有南以彭蠡補經之闕諸家多取焉按經文云漢水匯爲彭蠡江水過九江而會於匯則是彭蠡者三江之所聚也今易爲南江謂三江聚於南江可乎九江在中江之南經不言南江者其時無此名然言九江則南川已舉三江已備且源委同號亦不須更贅入海之文而今也別以所匯之澤易江名以爲必如此然後得與中北相配則是必欲冤經爲有所脫漏又贅一九江之名且贅一彭

蠡之別號經果若是其紕繆耶又按荆州言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則三江已參列於上游揚州言彭蠡既豬三江既入則三江中匯之澤與入海之口亦逐節致詳矣令彭蠡果爲南江亦三江之一耳三江既入其義已明又複舉之書法安在憶辛巳會場主司以此發問予具對以上語遺卷皆墨筆密圈感其一日之知附及之要之豫章水稱南江猶吳松水稱三江皆與經無涉自爲一說可耳予抱此解三十年辛丑歲以運銅浮於江自巴陵以下誌其曲折及江面之修廣度其舊可爲澤者大抵然與經相符乃著於篇

陽鳥攸居申林氏之解

禹貢揚州言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註疏以下皆實指陽鳥惟林少

類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注云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漢北邊有雁門皆以雁所居爲名陽鳥意亦類此胡朏明駁之云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例看以爲地名終無根據不足信予反復二說知林氏理爲長胡氏附舊解决不可通何也經所紀山川以外皆民事桑土既蠶水退而民就業也三苗丕敘佐禹治水之功也又如訖莫天木喬瑤琨篠簜非民利其用即貢物之所出未有虛陳風物若陽鳥無與魚之用民亦不藉爲饔飧其去留也於導水之利害了無關經之記之也何居抑又聞之民所止曰宅曰居鳥所止曰集翔而後集集於苞於澤是也甚非窩穴之所在不可以言居爲之治水水退而

民安其居正與降邱宅土及三危既宅之文相類禹治水以安民豈以安陽烏耶雖有滔天之水陽烏患無所集耶然則林氏謂九州無此例因轉舉以鳥名地者証爲地名解經誠有功胡氏不察反以無根據而斥之堯舜至今數千載地名萬不存一今不於經旨是求而惟恃根據但漢魏間一妄男子虛搆辭說流至胡氏即可奉爲根據以亂經矣此所謂抱拘攣之識廢昭曠之觀者也按寰宇記云奉新縣東三十里陽烏橋遶縣五橋相續橫截川渚村館俱以陽烏名奉新正值彭蠡之西樂史記地非迎合禹貢者其書林氏偶未見故不及引亦足以明其按理揣度自可冥會於前記矣然前時之陽烏地必大非僅此一村受名而此陽烏之村閒至今里俗亦無有道之者去宋幾數百年陽烏之蹟已不著胡氏

乃欲竊其據於數千年前冀以屈伏林氏耶

陽鳥攸居再申林氏　覆辛朝岳

禹貢陽鳥攸居徵從林氏解陽鳥地名併申居字之義民所止曰居鳥所止曰巢尊引族弟馭初說居字人物可通有証某謂蘇子云事當取其多者言之六經具在言物居未必能抵人居之十一寸木安可壓岑樓哉所引二驗亦未嘗鵲巢之鳩比之子猶樛木之蔂比娣妾其言物其指則人何嫌於言居耶孟子謂堯時洪水氾濫蛇龍居之民無所定蓋言蛇龍居民居而民反托於鳥獸之巢窟顛倒失所故爲一亂禹平水消鳥獸害民得平土而居爲一治就兩居字衡之當屬民而不當屬蛇龍其義顯然卽治揚水而陽鳥之平土可居義亦顯然此兩驗非以相詰實相証也足下以

爲何如

敷淺原申朱子之解

禹貢導南條次二之山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漢地理志云豫章歷陵縣有傅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通典云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即漢歷陽縣驛前有敷淺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寰宇記云吳順義七年昇爲德安縣傅陽山在縣南十三里有敷淺山水源出瑞昌及鄂州永興界屈曲二百餘里至縣又西南流入于彭蠡 此句補

自北宋以前皆以傅陽山目敷淺原無異說朱子始爲之辨云此山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起而爲廬阜甚高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可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蔡氏既本其說以釋經矣元王氏耕野疑之云高平曰原而又名敷

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近時朱長孺亦云釋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年來註書家率主其說蓋欲仍從漢志以今德安南小山當之也渭按經文言敷土九州奠高山大川其立例如此則導山之内無小山原不當有平原此條上承岷衡等峻極之山跨九江而東但患無高山可配耳廬山適介江湖之交遠與岷衡應於例言於方位於水所界於山所距無一不協豈非大地跊峙之自然備著於經文可令後之人循足申眉而自得之者乎諸家乃訝其名字恨廬山高大不能當而欲移之然移之於歙浙一帶古之所謂三天子障者雖未界於九江與例言猶無忤也乃仍移於廬山下遠不百里之一培塿噫吾不知禹之表此何爲耶巖巖在望而置焉惟培塿是尊將導山者至此塵翳歟雲封歟夸娥

之徒徙全山僅餘一魁父歟亦大可哂也歐陽詹痛祖亭之碑爲江驛所奪以爲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今之奪大歸小以毒經者何以異是耕野又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涉則録之如岱山嶓山九華茅山之類畧不記載以爲例乎按山水相因天下未有於水無涉之山夫岱山爲治汶所必經且敷土三舉岱禹豈得未至東南隅則禹陵在焉而山與水並畧之蓋經亦舉其大概耳王氏乃欲藉此以破禹例言一歸之水則廬山正江湖之所匯爲必不可畧者又以字義躋蹐捨之而尋傅陽其持論進退無據安可與窺經義哉且夫山之命名與字之取義各自爲道如朱圉惇物之類亦可証以字義言之則淵淺者水之則豈可以目山與原然乎前過蒙化有沙灘哨即赴大理有秧草哨其

地無勻水山並連亘入於雲令後世泥字義者循之必將問諸水濱矣灘山濱地多有之穆堂別藁詩云秋草灘露益州山驛中小坂也驛路秋風禾黍間分秧小雨記班班陸沉金馬平生志怪底山行亦有灘豫章山之大者廬山以上曰西山水經注名為散原山又曰厥原山叠嶂四周沓遂有趣其山有洪井風雨池鸞岡鶴嶺大小簫峯豈不崇高廣大而亦號曰原及六朝之際猶然今則無此目矣然則大江以南以原名山乃其舊俗耕野生長其地而不知何耶雖然傅陽不得為敷淺原而敷淺之所在可因以取証金仁山云其山在廬阜之西南是敷淺原之陽也因其陽反諸其陰舍廬阜奚屬焉廬阜失敷淺原之稱得傅陽而益定漢志以下自失其解耳朱子辨九江以為在洞庭辨敷淺原為廬山舊說相沿破除盡淨然九江之為洞庭北宋時胡晁已開之惟廬山提唱於

朱子鐘鼓喤如而聾聵弗瘖可歎也

敷淺原駁王氏

禹貢地原名者不一大原 東原 原隰 敷淺原王氏何以獨知敷淺原之當爲泉字而爲不識字者誤改鄭氏固無此說也漢志豫章郡歷陵註云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師古曰傅讀曰敷 敷昜古陽字敷淺原承山不承川因山川同名故序在先而以古文繫之然亦作原不作泉假令禹貢字誤漢志亦何適誤以志証經知原字爲本文歷讀無異王西莊乃拟改泉字之解也夫導山導水經條各別導山而雜入水泉雖愚者知其不類足下不正其改經紊經之大謬乃云即爲泉亦當指匡廬瀑布是同裸而浴矣江以南禹跡不僅如足下所引近儒惟錮漢志而朋擯後出者故前解不甚及之王氏

云衡山敷淺原在江南九江在江北經文參錯當闕疑乎按水名在江南郡名在江北時異稱異名與地相反猶淮揚實在江北而明以來從省稱江南解禹江何得牽合漢郡明知山別南條而以崇漢自詡破闕經文學者之大戒也寰宇記德安縣傳傳陽山在縣南十三里尚書注敷淺原一名傳陽山在揚州豫章界上有祠廟敷淺水即尚書數淺原也其源按瑞昌縣及鄂州永興界屈曲餘三百五里方至縣口按原也之間應脫側水二字否則上句稱山下句稱水不可通又敷淺水非本山水觀記自明

甘誓五行三正解

威侮五行鄭元注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書傳意相同為此義者以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月令亦言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餘火金水皆先時以告故云如鄭說則五行者巳之所自出凡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是也或悖於

理乖於義抑如當春而行夏行秋之類謂之失序宜矣今而曰爾自威侮其口與身也可乎哉古之帝王作事必乘其時若夏之葛而冬之裘渴必飲而饑必食厭勢自然非曰此爲木也吾其行木此爲火也吾其行火周之亡處士乃穿鑿爲異術一切附以五行與三代之典不合月令正秦人所作而禮運亦記於漢儒豈可據以釋夏書耶槩言云五行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威侮之則其用乖違然民之用亦不得以威侮言蓋五行統言六府之官也左傳述金正木正等皆古官名少昊氏帝一方官悉以鳥名意有扈官號亦承於古所稱五行若周六官今六部之例耳官者所以亮天工威侮之則人人解體而天職曠故甘誓首數之元又註怠棄三正云天地人之正道傳意亦同疏引說卦陰陽剛柔仁義以實之

夫是道也在天地爲陰陽剛柔在人爲仁義措之於事即因時之政無三者之別而亦烏得別異於五者耶二義且通爲一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是也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難之者曰有扈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廢本朝正朔無緣兼言三按古之時三政通於民俗虞書巡狩之年協時月正日惟各國異尚故須以時正之禹雖須夏時至啓未久且時至春秋三正猶並存則夏初不以兼二正爲天下厲禁可知也古之人君値月吉必告廟而視朝以頒一國之憲每朔皆然夫正不外於三而有扈氏卒怠棄不舉故誓並數之而三正亦即正朔之統名耳國之命繫於天有扈氏既威侮其臣民復怠棄其政事失天所以立君之意故曰天用勦絕其命丙午三月十七

西伯戡黎考

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鄭元注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孔疏謂鄭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卽黎也考之殷本紀文王爲崇侯所譖囚於羑里閎夭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之訟而受命稱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又明年崩其次序與大傳異而謂文王因譖見囚在受命之先較爲可信如大傳則是文王自以連年興師爲殷所咎而囚之眞有如韓子所謂天王聖明

臣罪當誅者未可爲昏暴且文王既強盛而稱王非紂所能囚囚而旋釋何由演易釋又連兵如故益不合於人情大抵史記傳聞比大傳稍得實後案謂彼是先秦古書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果何據而云耶然指耆爲黎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二說一致稱王之謬辨之者衆予亦具爲考竊意黎爲紂圻內地文王殷之純臣豈肯越國而伐之考之紀年然後知據實之典傳聞大相逕庭也紀年文丁十二年註周文王元年帝辛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西伯率諸侯入貢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錫命之二年周師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大饑三十六年伐昆夷四十一年西伯昌

蒐四十二年註周武王元年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夫文王以行
仁政得諸侯其時殷固盛崇侯宜有譖此文於錫命前十年與史
記合拘幽至六年憂患日長足以演易與周易以下合伐密事孟
子亦張之意必有以當紂之心故得其錫命此與錫命相承與一
怒安民之指合耆邗之取因伐崇而先見爽因侵饑而報與皇矣
瓜瓞之詩合專征以後師僅二舉烏有頻伐至死如後世之爭地
爭城者乎始言王錫命終言西伯戡黎烏有稱王稱崩如後世之爲
臣不卒者乎武王稱西伯殷人之辭也武王是喪原未臣見於紂
殷始告之武之釋服而戡黎亦觀兵之舉耳周師深入紂之圻內
故祖伊以爲恐然序言其始告則文王終身不疑於紂可知矣而
鄭注以告周爲拘囚文王僞傳以乘黎爲見告之由均與序不合

而注尤謬夫戡黎在武王則天討之先聲在文王未免以兵相逼君臣之分所關甚大今移文王伐耆爲武王戡黎其失豈得不辨雖序爲秦人所作難盡信然此條幸得其實借注家未能解也又按以戡黎歸武王作伯時宋蘇氏鄭氏金氏元吳氏已有此說皆得之義理懸斷而不覺其暗合於紀年則紀年之爲眞書不卽此而可信哉

微子不奔周申仁山金氏辨

毛氏經問補王崇炳引仁山金氏微子不奔周辨云微子行遯耳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左氏又云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是左傳之訛也如左氏之說微子不奔周克商而始面縛請降然武王既知其賢何不卽立微子而立武

庚耶然則請降者必武庚也微子此時遯野未獲至武庚再叛
受誅始求微子以後殷耳毛氏斥其解經武斷全然不是謂左
傳據楚之三策而錄之微子不奔周而降周是實而奔周之訛
亦不始孔氏而自史遷又謂絶王不絶祀殷恪非他人所得承
必武庚也又謂微子由微徙宋一降周而已有兩封封宋非自
成王始金氏既不讀書又復杜撰此閻恪後人說經習獘祖龍
遺烈莫甚於此

寻按王虎文舉金仁山三辨前兩條皆當爲毛氏横詆寻已正
之此條大概亦得惟於左氏記諭諫處尙認未明夫面縛輿櫬以
俟戮畏暴而求生也而武王至仁誅獨夫以外孥且不罪而封之
親賢亦封墓釋囚微子又遁廢之臣何至自爲廹辱雖武庚昏愚

亦必不爾楊用修丹鉛雜錄記其弟恒之言云此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　許僖之詭　借名武王而誣微子者也得其情矣史遷無識採左氏面縛事又加牽羊把茅銜語楊氏譏其有四手已極可笑毛氏反張皇爲出於楚策降周自是賓錄則直以劉禪陳叔寶貢國乞憐之陋上匹三仁矣而可乎夫子稱微子去之在先樂記稱武王克商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於殷後則稱投斥武庚也不便再言殷故配杞稱宋要其終也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獨不及微子其時箕子旣不願臣周微子又不相遇權立武庚以主殷先王之祀豈以爲紂而必徇其子哉仁山以此明微子之遁野求獨賢與論語樂記相應非毛氏所知也且先代聖裔及功臣並止一封何謂微子一降而

兼兩封而武王先封微子於宋又出何典毛氏自不讀書兩語武斷反以責得實之金氏悖矣又歷舉史記訛謬如宋世家云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者楊氏已駁之謂此必無之事引劉氏敞云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止去紂都而未奔周其論並覈而毛氏不知用者殷周二紀同稱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而殷紀樂器上偶羨一祭字毛氏遂抹殺樂字專摘祭字以為史遷僉指微子奔周之證不知此二條及宋世家引書之太師少師皆樂官也與微子無與偽孔傳始杜撰以太師為三公箕子少師為孤卿比干如其說少師已見殺太師已囚復何云持祭器奔周乎毛氏欲附偽傳竟至誣史無一可通且其所以必拈此二條為訛謬者覓偽傳奔周之據說也然孔穎達後遂從發闡

問故而作史誰不知之今反云孔之誤出於遷則是明知僞孔傳爲後出而處處彌縫轉不覺於此漏言之其黨僞亦拙矣哉末又附記遠宗說云俗生無賴謟諛前儒綱鑑輯畧一書竟改文王戡黎爲武王微子請降爲武庚實經史之禍烈夫逢伯以諂諫誣微子豈可奉爲典故若戡黎之爲武王古籍昭然前儒蘇軾以來已著解何待於閩洛古聖賢之遭誣幸而得明西河等復拾漢人之俗唾以汙之殆甚於祖龍之遺烈也丙辰三月十四雞後雨霽有月

樂記鄭氏注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正義武王初克殷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

而壁時復所卽徙而居宋故云所徙者微子

予按投徙非善辭與屏流同所謂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是也則微子仁賢何罪而投之歷序武王繼絕至封夏后後於杞何嫌叙封紂子武庚於殷墟而遠舉微子若謂武庚不終則成王時事何得當武王身而預絕之詳書微子我不顧行遯論語微子去之知克殷時微子本不在左傳云云乃楚臣權對楚子然亦止云復所又惡有投徙之說哉蓋殷宋本得通稱承投殷無緣言殷墟變稱於宋便文耳鄭孔臆說不可通

正義引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云云黄帝帝堯帝舜大禹如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宋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予謂苟非追思何

由封違此與樂記正相備何云義反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氏注使箕子視商禮樂

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孔疏容謂禮樂之官行檢視乎

謂商賢何必拘禮樂之官箕子所夙知又何煩檢視尋此句復

位卽指箕子未囚以前之位也仍服辠與周弁異故曰行商容